

苦澀心境的詩意昇華

◎ 羅 明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J·P·Sartre）認為：就作家而言，寫作，就是爭取自由的行動！細讀《巴烏斯托夫斯基散文新譯》（由潘安榮先生編譯，最近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結合作者創作時期的特定時代背景，對文本加以分析，可以領會到薩特思想的某種含義，進而悟出這一思想的要旨：天才並不是甚麼贈品，而是人們在絕望的環境中創造出來的一條脫身之路！

上個世紀50年代，巴烏斯托夫斯基（Konstantin Paustovsky）的《巴烏斯托夫斯基選集》（上、下卷）、《金薔薇（關於作家勞動的劄記）》（*Zolotaya Roza*）被翻譯介紹到我國。特別是後者，「人們會透過所謂『創作經驗談』恍悟到其中對受苦和不幸的溫存撫慰和默默祝福這一主題」。¹優美與淒美同調的散文筆觸、蘊含著使人倍感親切而又不失深刻人性探尋的思想內涵，受到我國文藝界人士和文學愛好者的極大的關注，對一代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80年代初，《金薔薇》得以再版，以後又出了新的譯本（戴驄先生翻譯的《金玫瑰》）。新的譯本「乃是作者臨終前對《金薔薇》作了全面修訂和增刪後刊行的本子。……令人心碎的文字明顯增多了。……書中增補的有關勃洛克和蒲寧的文字，莫不就是作者自己的自畫像？『我的羅斯，我的生命，我們將同受煎熬？……』這不但是詩人勃洛克的心聲，也是巴烏斯托夫斯基的心聲，是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曼德爾斯坦姆（Ossip Mandelstamm）、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等整整三代飽經蹂躪的俄羅斯詩人的心聲。只有無限崇敬十字架受難的靈魂，才唱得出這種為受難的愛而顫慄的歌。」²這是已體認到「怕」與「愛」的一代人的代表性評介。80後期與90年代，在我國又翻譯出版了巴烏斯托夫斯基的中短篇小說集《卡拉布戈茲灣》（*Kara-Bugaz*）、堪稱《金薔薇》姊妹篇的散文集《面向秋野》（*Nayedinye s ocen'yu*）、長篇自傳體小說《生平故事》（*Povest' o zhizni*）等等。時至今日，他的作品對中國讀者而言，特別是當今的青年一代，究竟還有沒有魄力與意義？某些詢問與調查可知，情形不能樂觀。

《巴烏斯托夫斯基散文新譯》共收入了作者寫于1935年至1964年的24篇作品。20世紀的歷史進程在這一時期，對於蘇聯而言是非常特殊的歷史階段，意味著：冰封與迷霧的苦澀、血與火的殘酷洗禮、春回大地「解凍」的欣悅……巴烏斯托夫斯基把握現實、觀察生活，有自己獨特的審美側重視角。與《金薔薇》的風格一樣，該散文集多以心地純潔善良的藝術家、音樂家和作家為中心人物。他們有的是歷史上的人物，有的正生活在現實生活中，還有就是作者本人，他的漫遊、經歷、生活體驗、內心情感的記錄……沒有轟轟烈烈的大事件、見不到宏大、經典的大敘事，而是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在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細流中，作者卻特別關注在其所處的環境中往往被遺忘甚或被蔑視的東西，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價值。所以，該散文集處處漾溢著以人為本、以人為目的的人道主義情懷。

觀文思史，該散文集中許多令人心靈顫動的篇章，誕生在一個血腥殘酷的年代！因為，在1937-1938年間，僅在莫斯科近郊的內務部布托沃監獄，就有三萬兩千名受害者被槍殺處決。俄羅斯老作家波夏戈夫斯基（Aleksandr Boshagovsky，當年是巴烏斯托夫斯基好友），在《真理報》（Pravda）點名批評他是「破壞分子」，「不愛國」時，他當天晚上便燒掉了所有的信件。因為，這些信件來自包括巴烏斯托夫斯基在內的一些的摯友，其中有些人還身居高位。他不願意讓他們「遇到麻煩」。「因為他們給我的信中，十分坦誠地談到了許多問題。」他認為，在當時：「有兩類作家。其中一類作家自視極高，把自己在文學史上的位置看得很高。另一類作家，其中也包括我的摯友巴烏斯托夫斯基。記得他在創作《金薔薇》其間，我們住得很近，是鄰居，每當半日的工作結束，他走出房間，都會感歎說：『天啊！我已經文思枯竭了！我甚麼也寫不出來了！我已經不再能夠明白文學是何物！』在整個創作過程中，他每每自我拷問，是否已經江郎才盡了。他終其一生，始終如此。但他依然是20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³這正是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蘇聯作家、藝術家們的生存處境及由此俱生的普遍的「歷史心境」，飽含著隱秘的淚水，它是苦澀的！

我們知道，與歐美其他國家的文學比較，俄國文學的最大不同之處，便是它孕育、產生於苦難！19世紀俄國著名詩人，涅克拉索夫（Nikolai Nekrasov）曾深沉地詠歎：

我們不懂，我們又怎麼能夠懂？
人世間快不限於我們這些人，
有的人也熱淚涔涔，
卻不是由於個人的不幸。

「為了理解俄羅斯，需要運用神學的信仰、希望和愛的美德。」⁴這是許多俄羅斯作家揮之不去的民族意識情結或具有終極關懷意義的人文精神。

《碎糖塊》（1937）中，作者以事件旁觀者的身份，講敘了一位老頭——「民歌與民間故事收集者」費多西耶夫，險些被視作「異己的老頭」（集中營的逃犯），送進「局子」的經歷。曲筆之下，反映了一個特定時期的嚴酷現實：高處既寒，民又何以安！人的基本權利懸置，以至於性命也岌岌可危。老頭子雖然倖免于難，他的話卻讓人心酸：

「老頭子笑了。『我還要活得長時間哩，』他一邊說，一邊擦著含淚的眼睛。『我捨不得死，撇不下大夥的情意，真是捨不得啊！只要看看森林，看看清澈的水，看看孩子們和青草，就是沒有力氣去死啊。』」

生活中，人們由於高興或幸福會有含淚的笑；但如果是相反，只能是飽含痛苦而又不能宣洩的酸楚。作者這種對俄羅斯人民命運的關注與悲憫，是歷來俄羅斯優秀作家的一種人文精神傳統，它是一種美德，更是一種信仰！

《伊薩克·列維坦》（Isaak Levitan, 1937）記述了19世紀後期俄國巡迴展覽派畫家、「情緒風景畫」創始人列維坦，作為猶太人在帝俄時代身處縲紲的艱辛藝術生涯。列維坦，這位被巴烏斯托夫斯基譽為「俄羅斯大自然的第一位歌手」，由於其猶太血統而備受歧視，畢業時老師認為可得「銀質大獎章」的畢業作品被校方認為「不配得獎章」。「在他們看來，這猶太人是不該接觸俄羅斯風景的，那是地道的俄羅斯畫家的事。」巴烏斯托夫斯基所憎惡的種族迫害，在以後的年代卻仍在繼續發生。波夏戈夫斯基的《血統的控訴》（1994年出版）一書揭露：僅1952年8月12日一天，在貝利亞（Beria）的主持下，就有144名猶太作家、藝術

家等著名人士被克格勃在布托沃集中營槍斃。腥風血雨的年代，人性尚未泯滅的善良心靈，只有苦澀的心境，巴烏斯托夫斯基採取了回避、疏離的立場嗎？細讀這些今天看來已是歷史性的文本，我們還得透過歷史的迷霧來審視它、觀照它！《氾濫的河水》（寫於1952年），是一曲哀婉動人的悲歌，敘述了俄國的天才詩人萊蒙托夫（Nikolai Lermontov）與其戀人謝爾巴托娃（Selbatova）的一段的故事，作者是在講「過去的歷史故事」，在今天來讀它卻有著意味深長的意味。故事的結尾：萊蒙托夫被卑鄙地殺害、倒下了，彌留之際，他對謝爾巴托娃說：

「『別哭吧。我看見了死神。所以我可以永生。他們在我身上撈不回本去。』」

「……這是1841年7月27日——一百多年以前。」

巴烏斯托夫斯基刻意標示詩人被害的日子，顯然是要牢記詩人被害的「這一天」，要人們記住它！現實中一大批猶太作家、藝術家被殺戮了，只能通過追憶歷史的悲劇——這一隱晦的文本寓意方式，表達內心深處的悲痛與苦澀。

這些篇章，感受得到作者維護人性、拯救人性，以求使人性中美好的東西在殘酷、醜惡、庸俗、淺薄的世俗生活包圍下，有所棲居和寄託並在苦難中昇華！

他以其獨有的「浪漫情調」，執著而真誠地發掘著人性中熠熠閃爍的珍貴品質。〈一籃雲杉毬果〉，是一篇極富音樂美的抒情散文，也可以這樣說：它本身就是一曲有著大海一般寬闊、深厚的「愛的贊禮」。挪威作曲家格里格（Edvard Grieg）送給小姑娘達格妮的禮物——一曲優美的「達格妮之歌」，是對尚未走向生活的兒童、青年的最美好的祝願：為他們「揭開了一個人在精神上應該寄託的那種美好的東西」，似空山新雨後的清冽甘泉，甜甜地流淌著，流淌著……只要人類昂揚向上的美好心靈尚存，這種浪漫情調的詩意品質，也就具有其永久的價值意義；〈雪〉以其對人物內心世界的細膩刻畫見長，展示了衛國戰爭期間，普通人之間的同情、理解及至愛戀的萌生。這一抒情短擊中，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觸動，似紛飛的雪花一樣地純潔，遂融化成涓涓細流，滋潤著兩個人苦澀的心田，揭示了人性中善與美的昇華。品味這類作品，無疑會激發讀者對「愛」——這一人類的珍貴情感作更深刻的認知，它的真諦究竟是甚麼？它在美學意義上的崇高內涵又是怎樣地以質樸的言、行、情感等體現在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之中？它源自心靈，在物件化的過程中，滋潤、感動另一顆心靈的原初動機究竟緣何而生發？

娓娓道來的故事，源自未經粉飾的現實生活，基於作者質樸的心靈稟有的審美旨趣，從「珍貴的塵土」中，發掘、提煉出了珍貴的人類情感——這一具有特殊親昵美的「合金」！巴烏斯托夫斯基在《金薔薇》中所引用過的俄國詩人費特（Afanasii Fet）的詩句，對源於生活的靈動、極富詩意的親昵美，是最好的闡釋：

.....

一個聲音打斷了淒涼的夢，
忽然沉醉於奇異而親切的心境。
給予生活以意義，給予隱秘的痛苦以甜蜜，
陌生的忽而親切……

該散文集還透露出一種特有的睿智：在敘述人與大自然休戚與共的生存關係的同時，也探尋著人在質樸美好的大自然中其內在心靈、精神狀態的改善。綜觀這些于俄羅斯大自然中的詩意抒發、讚美，可以看到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的《獵人筆記》（*Zapiski*

Okhotnika) 對他的巨大影響，體驗到俄羅斯文學傳統之魂的延續與發展在作者精神品質上的昇華！因為，「俄羅斯土地的廣袤無垠、遼闊廣大與俄羅斯的精神是相適應的，自然的地理與精神的地理是相適應的。」⁵

這位「浪跡天涯的繆斯」，懷著對俄羅斯大自然的無限依戀與熱愛，在俄羅斯廣袤的大地上漫遊與佇足。這本集子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篇幅較長的〈梅曉拉地方〉（1938）。譯者潘安榮先生認為，加上其他一些篇章，由此而形成的「梅曉拉系列」，「是作者最多產、最主要的創作階段。」作者常常在森林中的湖畔、秋天原野上散發著溫暖的乾草氣味的草堆中、菜園看守人或擺渡人或編筐手藝人搭在湖岸柳林旁的窩棚裏、花園深處的老涼亭下過夜……其所見所悟，是城市居民根本看不到，體驗不到的：

「在一片非同尋常、前所未遇的寂靜中，黎明降臨了。東邊天空漸漸變青。啟明星放出蔚藍色水晶般的光。這是一晝夜中最好的時刻。萬物都還在睡覺。水在睡，睡蓮在睡，魚兒將嘴緊挨著沉入水中的樹枝在睡，鳥兒在睡，只有幾隻貓頭鷹在篝火附近慢慢地無聲地飛行，像一團團白色的茸毛。」

露宿于森林湖畔，身心與自然融為一體，凝神觀照萬籟俱寂中的造化，從而帶給心靈以「虛靜」之慰藉。天籟生靈滌塵俗，自然萬物靜凡心！只有在心靈深處領受了大自然的恩典，才可能有這樣的描繪與闡述：「阿克薩科夫有一段話似是針對我在普羅爾瓦河所過的那些日子寫的：

「在百花盛開、草木蔥蘢的岸上，在黑黝黝的深水河流或湖泊邊上，在灌木叢的陰影中，在參天黑楊或蒼鬱鬱鬱、微微顫動的樹葉倒映于明鏡般水中的赤楊帳幕下，虛假的激憤會平靜下來，無稽的心中風暴會止息，自私的夢想會破滅，無法實現的希望會煙消雲散。大自然充分顯示出它的永久的作用。你在呼吸芬芳、自由、清新的空氣的同時，也就吸入了平靜的情緒，溫和的感情，對人以及對己的寬容。」

作者「沉浸在俄羅斯大自然和生活的絕妙詩意中」，按照自己的願望創造出了文本的「第二自然」，它深深地植根於俄羅斯大自然，植根於俄羅斯人民，是作者在特定歷史時期的苦澀心境中，擺脫現實困境的詩意棲居——也激發讀者更深刻地認識生活、熱愛生活！

* 文中原著引文皆引自：潘安榮譯：《巴烏斯托夫斯基散文新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

註釋

- 1 劉小楓：《這一代人的怕與愛》（北京：三聯書店，1996），第11頁。
- 2 同前書，頁12。
- 3 周勍、孫福歧：《血統的控訴者——俄國作家阿·米·波夏戈夫斯基訪談》，載《粵海風》，2003年第1期。
- 4 [俄]尼·別爾嘉耶夫（N. Berdiaev）：《俄羅斯思想》，（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1。
- 5 同前書，頁2。

羅 明 成都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員。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期 2003年11月29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期（2003年11月29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